

集部

家藏集卷七十一

明 吴寛 撰

墓表九首

嘉議大夫陜西等處提刑按察司按察使王公墓表

元主中國殆將百年其末世政弛法壞天下嚚然胥歸於澆薄奢僭大抵與賈生之論秦者無異我太祖高皇

帝起而救之用重典以治頑民由舊政以修廢事一時口給心計號多才能雖多舉用輒見翦除其卒在位所以輔世而長民者莫非質直悃愊之人而天下之俗遂還于厚若故按察使王公其一人也公諱英字俊伯蘇之崑山人初從鄉校貢入太學以諸生選授監察御史久之高皇帝察公可用特命署都御史事而大書敦厚王英四字揭于殿柱以勵百官當時朝士以罪去者比比而憲臣尤甚公獨以秩滿陞刑部郎中俄出知寧海

縣盖欲以民事試之也及太宗文皇帝嗣位知公名召還復郎中尋擢陜西按察使丁内艱服除改山西秩滿仍命治陜已而得代還行至泗州疾作而没享年六十三公立朝守正不阿旦夕兢兢謹畏每顧其妻子曰吾以身許國其勿以死生為意但吾獲死于正足矣乃絶不問家事而時具疏有所建白上知其忠直也多嘉納之然疏入輒毀其藁人不得而知也及長臬司務以簡静為治獄至而决雖不為強辯深文而巨奸宿蠹恐懼

首服不能隱其罪至待寮友和而正寬而有容凡所設
施人皆取以為法固有千里之外聞公之名而感慕者
公平生不立聲譽居官几四十年得其事行蓋若此然
足以見公之為人矣王之先在宋有左朝請大夫葆以
忠純文雅稱于時周益公實為文誌其墓子孫纍世以
儒素相承至公遭時始復仕公初娶何氏崑山令平之
女繼娶閻氏子男三人曰寧曰安曰定女三人其一嫁
同里朱輝孫男三人曰某早卒曰成憲曰成章曾孫男

一人女一人公没于永樂二十年四月十九日以其年十月六日葬于馬鞍山先塋後六十餘年成憲官京師以予有鄉里斯文之好持公墓銘且别為狀請予文表墓予觀國初多鉅人長者如漢之石建周仁張歐輩豈惟有益於時用能保其身全其家傳其子孫其淳厚之風遠矣公既其人迨去世已久凡與之處者猶不能忘故靖遠伯王公驥剛毅少容以與公舊寮也追念之不置嘗致手札問訊其妻子所以周卹之者甚厚葉文莊

公於公為鄉後輩拜公遺象賛之為名賢而至于今邑人尚能談其居鄉里時一二事曰公一日行道傍有負鹺者擠公墮水中怡然攝衣而歸他日復遇于道其人知為公也棄所負而走公使人追還之嘗微服入吳市門時適有鞾禁門者執公為庶民宜有罰公笑曰吾官人也門者不信取冠服示之始釋其縛公亦不怒邑令盛設酒饌邀公辭之竟赴鄰翁飯或怪之公曰鄰翁貧治具不若邑令之易且官府吾可輕入其門耶蓋公平

日未嘗有私謁至人有以私事干者輙遜謝之曰吾不能爾其他事大率類此此益可以見公之為人也故書以繫之

醫師王賸齋墓表

吳中號多醫家若王氏則出宋儒蘋之裔初不以醫名而名之實從仲光隱士始仲光亦儒者生當國初垢汚沉晦不欲以醫聞盖再世始發于賸齋其諱敏字時勉初號訥齋後更今號仲光之從孫也父寬早世用母

沈氏教居貧力學慨然思追其先世及之顧欲資醫以養母以先友韓伯承醫有所受也遂游其父子間已而再學于盛御醫啓東數年盡通二家之說卒為醫師名既日起延及旁郡抱病就治者不絕于門凡病謂可治治輙愈不治即無能治之者皆藉記為藥案歲久積至百餘册所活人葢不勝計然其奇不特因病而見也往往觀色察脉能預言其病當作已而皆驗其術既高有憲臣行郡至吳中延見之一富人乗是懷千金求以鮮

罷力拒去故郡縣皆重其為人不獨以醫也其為人容止端重衣冠偉然望之知其儒者當其壯時禮部屢移文郡縣欲致之用竟以重聽辭不赴至是為成化乙巳年七十有二而没實五月一日也其娶嚴氏繼谷氏亦先卒子男四人曰𨚗節泰觀𨚗先卒泰縣學生節觀俱太醫院醫士女四人長適練莊次陳廉次李珪次進士張瑋孫男八人曰榥朴櫺杰轂杲慶炳女八人曾孫女一人王氏之先閩之福清人也自宋徙吴四百年于此

世葬吳縣横山至是節等既祔葬其父而覲以名醫徵為有司廹遣來京師乃泣請於予曰覲將乞歸守制惟先君墓上未有刻詞敢以是累予歎曰予之先君吾父兄不幸以疾累之多矣惟無以助子之喪是恨尚復何靳乃據其兄泰狀書而授之若其平日治疾之竒蹟則具載于所著藥案者藏于家後有傳方技者可考焉

止菴吳府君墓表

吳氏世居吳江悲溪之上其先有諱秋淵者從虞文靖

公游以文學稱里中其後族益大且厚蓋六世始得朝用以明經登鄉舉官中書舍人其父母年皆八十餘蒙恩褒封康強逸樂而嗣續甚盛壯者克家少者奮志學業競入邑庠爲弟子員又有登鄉舉如朝用者矣其爲族如此予忝與朝用同朝相好間嘗諗其先德曰璠愚無所知竊聞諸吾父曰凡吴氏所以有今日者汝之大父母止菴府君與翁孺人之德也汝其識之則又以其事語璠曰壬午之歲文皇帝旋鉞渡江天下同日響應

鄉人爭持鉏犁四出剽掠以殺人為嬉而吳江尤甚然特乘之以報私怨而已里有戚吳二氏旣焚死盜手殆盡時吾尼方壯長田賦恐不能自保請備之府君曰吾平生所恃者惟善耳且吾未嘗以怨遺人人奚以怨報我不為備方出戶偵望而盜已號呼擬之府君不得已避去翁孺人遂急呼家人登舟盜至無所得益怒出兩舟追十里許及之相拒纔尋丈人人自分必死翁孺人計無所出惟默禱于神求救俄而盜所摇槳驀然皆絶

因得脫去潛于洞庭山中迨事定始還適有詔撫循郡縣諸被殺傷者得赴有司言狀所獲盜輙論死如法不俟奏報當是時吳江郡盜悉斬之長橋血流涔涔湖口盡赤或謂府君曰公怨可報矣府君曰天幸全活我家彼蠢蠢者困於我無他特一時相從為亂耳其置之勿言翁孺人亦深然之其人乃得不死至今里中某氏某氏固在皆其人之子孫也凡府君善行以不幸早棄諸孤不及多見即有之而吾時甚幼又不克知獨此吾躬

嘗其患猶能記憶也予既得聞其事他日朝用來告曰府君之葬無爲銘者及祔葬翁孺人而故少詹事劉文恭公銘之又逸其事吾父每痛于心兹願得文詞顯刻墓上以自慰解且使我後之人得以考見先德相率以仁厚爲法而克肖之也予辭不獲則爲具書之而系之以論曰嗚呼爲善獲福此常理也世徒見善與福或參差焉遂謂善不可恃而肆然爲惡無所忌憚觀於吳府君於是知善之真可爲矣蓋方羣盜追及之際而府君

一家皆獲生全固足以驗其平日而事定之後曾不為

憾反含容以生全之視彼睚眦必酬者相去何如至是

則種德益深而食報益厚此吳氏所以有今日也歟後

之人果能克肖其先則族之大且厚者安能料其所至

也哉府君諱為字孟才止菴其别號也少為翁氏贅壻

以永樂辛卯十一月十三日卒享年四十三翁孺人之

卒則以正統己巳九月二日享年八十七子男四人曰

敏致效政政封中書舍人二女長適李琳次適張琳孫

男五人曰瓛璲瑾璠璩璠即朝用也曾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

文林郎融縣知縣周君墓表

融縣知縣周君以天順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卒于官舍享年六十有三後四年為成化改元三月二十五日既葬于吳縣星灣之先塋又後十七年其配孟氏卒諸孤奎以融縣丞秩滿上吏部聞喪將歸治葬乃泣告予曰先人之葬已久而墓上之石未有文以刻今不幸再遭

吾母之喪顧附書之敢以狀請按狀周之先汝人後徙

嘗道再徙潯陽在宋有道國元公所謂濂溪先生者君

之十一世祖也道國二傳曰興裔仕至和州觀察使領

侍衛馬軍都虞候禦金兵于平江以力戰死賜葬常熟

虞山子孫遂為呉人和州四傳為元松江監稅文英文

英生江浙行省照磨南南生長洲縣儒學教諭敏敏生浦

隱居教授以高壽終配錢氏為呉越武肅王之裔生君

其諱綱字文欽號謹齋少從易師游卓然有志家學既

長將由科第出為世用不果監察御史成規程富以經明行修交薦授融縣丞融為柳屬縣民鄙而雜以苗種素稱難治君治能因其俗而以静厚不撓為功民安焉初莅政政事所當行令簿或不從君必委曲開説而以誠意動之既久皆服事必咨决於君常有業舟者十八人被誣以强盜歷歲不能辯柳守檄君辯之一訊而白後其人合錢五十萬來謝却之而去其廉明如此九載民爭挽畱之時河間王忠肅公鎮兩廣疏其政績于朝乞

擢君知縣以慰民望從之君在任益修惠政屬歲屢歉苗寇作民流亡者不可勝數君保障有法境内獨無事民始不知陸耕作詩諭之每春夏間躬行阡陌勸課勞來不倦於是食足寇至可守縣學初在城外倡謀遷之以避寇難更立條約以教諸生遂變士習後多舉於鄉者俗好淫祀溺邪説復力禁之餘事之罷行者其惠利尤多廵撫都御史葉公特遣人持羊酒以旌其能且將薦知大府而君卒矣卒之日民悲思不已後寇難復作

都御史韓公雍兵士往勦而子奎從行有功公曰是故周令之子也其諳融俗已熟特奏授縣丞奎亦有才具民安焉如君為縣時君性孝友嘗迎養其父于官公退左右承顏無違禮父年既益高而君被留為令不獲從之還吳也思及輙流涕平生惓惓先世建祠堂置祭器所以祀之者必于古禮是行嘗以道州宗族疏遠狀上禮部得循例復其家配孟氏為亞聖公五十六代孫宋信安郡王忠厚其遠祖而宗人府經歷宗嚴其父也賢而

知書至老而勤從其夫若子居融者久無恙及還吴適以疾卒實成化十五年某月某日也享年八十有九葬以明年某月某日祔其夫兆男三人長璧庶出次即奎次參女一人適徐寬孫男四人曰欽曰戭曰鑰曰某女三人惟周氏為吴儒族其出而仕者雖不甚顯而世繼不絶如君為縣又能舉其職而與民相安者幾二十年蓋儒而吏者其政蹟固異於人也昔漢世重久任為吏者長子孫況君又有子世其官父風綽然皆可書者乎

因為表于其墓使其子孫有以考而繼之則周氏之澤將衍于百世之遠矣

沈教授先生墓表

成化十六年蕭山沈先生以安肅教諭秩滿上吏部一時學職數十人天官考其績居先生第一遂陞南安教授命下不幸疾作以其年三月八日卒于正陽門東寓舍年六十有一先生昔訓導吾蘇寬時為諸生游學中齋廬相屬謂寬可教也數召與講說文義諄諄懇懇

輙移時不休及來京師寛往拜之怪其貌加瘠而言論則如胙可喜方欲請益然不意止此嗚呼惜哉先生諱環字時健自號畀牧子世為越人宋有諱某者仕甚顯階至銀青光禄大夫先生其裔孫也曾祖諱某祖諱純一皆不仕父諱寅監察御史母某氏先生少則勤學業從張翰林士謙游辨難質疑不肯為鹵莽之習及入郷校手一卷閉户終日人罕見其面景泰元年中浙江郷試明年試禮部中乙牓始授蘇州訓導滿考陞内黄教諭

丁御史公憂服除改安東丁繼母某氏憂服除改安肅所至教人不以久倦諸生以所業進必親為改削為文一主於理而措詞精緻尤號有法然不顓顓為舉子業也經指授者去而試于鄉輙取高第大藩知其名歲大比三以禮聘校文得士為多先生為學堅確而密切書不泛讀讀必成誦而考古求義必至通而後已寢食之外日惟以筆墨為事動息記注訖于終身皆可考也平生自奉甚薄凡世俗所尚莫能動其意者尤安静有守

宗伯鄒公少與同門相好嘗欲引薦固辭乃已好論事與人不苟合如論從祀孔子羣賢謂閔損生不願爲費宰沒而以其國封之爲不可又公伯寮之愬子路荀況之言性惡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附仇家皆得罪聖門而覥然俎豆之間與羣賢齒殊非朝廷崇儒重道之本意具疏將上之會疾作不果其持論正大率類此先生娶魏氏南京吏部尚書文靖公女也有賢行子男五人曰釜早卒曰鑒曰鎣曰鏊

曰金鑒鎣皆縣學生孫男三曰文滂曰文濤曰文渻女二人先生初卒其鄉人汪禮部景昂既為經紀其事又四月其子鎣聞訃來迎其喪歸將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之原屬其門人翰林庶吉士陳璿誌其墓矣更以表墓之文屬之寛義不能辭也惟師道之繫於天下也重獨怪無能重之者當先生初得南安時知郡守為華亭張公汝弼也賢而好文可仗以立教法成人材為之竊喜既不克遂志他日則聞汝弼在郡中盡去淫祠

欲興學校而求賢師不可得也噫使先生在而往教必
驩然相合教法以立人材以成豈非南安士子之幸哉
然則先生之没其可惜者大矣因併識之以著其志云

樂亭知縣蔣君墓表

成化十八年正月二日樂亭知縣蔣君卒于官署其妻
徐氏扶柩返葬道經京師凡與君交者行數里迎其喪
而殯于城東之佛寺徐氏即使其僕來告曰吾夫不幸
至是幸嘗託交執事願為文表于墓上他日陳給事玉

汝復持其父書若狀道其事甚悲予不忍視尚忍為之
執筆耶君諱廷貴字元用姓蔣氏宋有春官侍郎堂為
蘇守卒葬城西之堯峯子孫遂占籍焉其後曰達卿生
叔昂叔昂生宗韶宗韶生惟清世居吳松江之上為長
洲大族惟清娶趙氏宋宗室周王元儼之裔孫生君初
入鄉校所業已與諸生不類問為古詩文卒然滿紙略
不經意善治易成化辛卯舉于鄉主司楊學士得君文
卷奇之遂擢魁其經戊戌登進士第觀政吏部巳亥出

知樂亭辛丑卒矣年止四十一君嘗失偶故武功伯徐
公方擇壻得君遂妻之凡生女三人其二皆許嫁名家
其一尚幼君卒後四月始生一男人以爲君幸君爲人
和易寛綽與人無校其中汪汪莫能窺其際性甚孝旣
卒能致其繼母鄒氏之悲可以觀其爲子也至其處昆
弟朋友率過於厚鄉人皆知之不必書惟樂亭去吳中
甚遠其政事有知之者乎蓋君初視縣事歲適歉賦役
更繁民殊不堪君具疏奏免者什六七一時民已賴之

明年朝廷有建州之役所過郡縣軍興浩穰郡守謂君必能辦此乃委督諸縣調度有法事集而民晏然縣屬永平前令以其地僻治之率鹵莽君知其獘凡獄訟徵歛必躬勘其案牘校其量衡往往至夜分不休暇則延見耆老詢其人情察其土俗已而民間貧富強弱戶知之即有所賦役輙當其人至有爭辨者剖析如見不能欺君持己更廉亦常以此律人先時郡遣吏卒至饋遺甚豐至是無所得相與出謗詈語君處之漠然縣治後有

門人出入如市得以交通僚吏行私君塞之貪者不便會君以疾作遂撼以堪輿家不利之説君曰吾身可死而門不可開也且門嘗開前令固有死者矣衆既失計更造爲飛語達于京師卒不爲動病益作而治事益力久之皆服曰此君所以愛我也君既爲縣有聲吏部侯其考最將名用而君卒矣及卒郡自守佐以下皆惜之其僚吏有哭之哀者而其民尤悲思之不忘其爲縣蓋如此夫今之登甲科者以州縣非清貴多不樂及君領

檄所知者尤以君性度竊有不勝任之憂君獨安於其職至於精敏剛明得乎上下者又如此此所謂其中莫能窺者也因書以示吾鄉里且以為其父兄宗族之慰云

姜正術墓表

將仕佐郎嘉興府陰陽學正術姜君諱雍字堯民其先郡之濮川人也後徙漢溪曾大父瓊當元季之亂傾貲産募義兵以保鄉里衆頼以安大父齊父忠皆不仕君

幼嗜學務汎覽載籍尤喜為詩稍長勤儉謹畏才具充然父嘗長鄉賦于官出納勞甚君憂之即請曰有事服勞子職也兒雖疲薾敢以身任比年賦益完以其餘力佐治家事而事亦治也里之長老皆以能子稱之而尤為郡守舒公所知正統末盜起于閩朝廷命將往捕浙東西諸郡皆率民壯以從舒謂衆可以議事者莫如君乃挈君同行一時軍中多所贊畫盜平欲酬以一官即以正術薦然非君所長也君固長於治事於是事輒屬

之郡並海築堤捍水功久弗成至君督工卒成之平生
更廉不以官小自棄郡嘗檄驗鹽貨無敢以利汚之者
今浙江按察使楊公繼宗方爲郡剛明廉潔最慎許可
獨知重君則君之爲人亦可見矣久之君致其事杜門
以教子孫凡數年而卒享年七十有五卒之日成化十
四年五月十一日也以其年十月九日葬于其邑林溪
之原君娶張氏子一人曰渭孫三人曰臯曰學夔曰龍
曽孫五人曰震霖雯霦霽於是學夔以明經登進士第

謁予告曰學獎之有今日皆先大父之教也惟先大父即世五年于此不明不仁何所逃罪惟是林溪之原宜得銘文表于墓上因據其狀録其事授之且以慰其後人之孝思云

衛稽勲墓表

奉訓大夫吏部稽勲清吏司員外郎衛君諱邦字翰之澤州周村里人而予之同年友也始予與君接即知其為醇謹確實人久而接之屢則其所以醇謹確實者益可

信予嘗歎曰使今之人皆如君澆薄之俗可變而予皆得如君者與之處豈不坦然易直而何疑慮之有而君今則已矣醇謹確實之人益衰矣習執與變而吾執與處其亦重可歎矣蓋數年前君嘗中風而愈及是疾再作遂瘖卒之日其二子差長者皆不在側孤寡纍然殆不能為喪其同官相與經紀其事始克歛而殯之月餘其子冕至自其鄉將扶柩歸葬詣予涕泣以表墓請因出其所為狀跽而進其言甚悲予不忍視也衡之先

世業醫無仕者曾祖曰文瑞祖曰景貽父曰沖沖娶梁

氏生君君娶張氏生男四人長即晃次晟次顯次昌女

二人孫男二人君年九歲喪父居喪如成人與其兄麟

事其母孝敬甚至母孀居亦善教遣君入州學從人借

書讀輙不忘竟領天順壬午鄉薦成化壬辰始登進士

第觀政刑部丁母憂服除今吏部尚書尹公察君賢留

為其屬初授稽勲主事三年考最進階以其官封其父

母與妻皆為安人又三年遂陞員外郎又一年而卒實

壬寅歲十月十四日也年止四十六以明年某月某日葬其鄉某山之原予固知君者表其墓亦宜乃書之曰古之仕者或有言也言則極其所思或有為也為則究其所欲後世蓋不能遂矣有如衛君議論不出諸口功業不顯于時犀行獨處匪求人知雖然不出諸口其知識則瞭然而明不顯于時其操履則凜然而貞彼譊譊䧺䧺志乎進取之徒更考其平生亦何足稱也哉

封承德郎戶部江西司主事前濱州儒學訓導

陳公墓表

成化十五年七月前山東濵州儒學訓導陳公以其子戸部主事瑗三載考最蒙恩封如其官階公時年幾九十矣既拜命以其年閏十月二十七日卒適戸部君有公事於陜右則趨歸治葬已乃來京師援例居憂而以墓表之文委予予與君有同年之好不能辭明日因得閱公手修族譜平生所敘述亦具於後則陳氏之家世與其人皆可考見乃按而書之公諱敏字志學姓陳氏

其先居陳盖漢文範先生仲弓後也自唐宋以來代有顯者公之大父彥良始自陳徙居太康父景文遭元末大亂再徙於汴景文娶韓氏河東亷訪司經歷克温女生三子公其仲也少孤母夫人守節鞠而教之永樂丁酉以開封府學生中鄉試明年試禮部名在乙牓授濵州儒學訓導公為教勤而有法士類以興未幾有妖婦唐賽兒者以邪術惑衆濵之從者亦百餘人約先焚州城掠馬畜往據青州為反計州適乏守倅有密告於

公者公自謂已責顧城無門可守乃夜施絙以闌出入忽一人疾馳而來為絙所繫獲之訊知賊已至使舉火為内應公急呼州人登城倉猝無兵器乃投瓦石擊退之公謂賊失利而城下有清河必還而奪舟頃之果然則舟已呼集南岸矣賊知城中有人遂引去不復有窺伺意公益畫守禦策更四月不宿於家然賊自是勢益熾連陷數城山東大擾而濵獨完無事州人感之走詣上司請公遂攝州事適駕北巡大興繇役公出令名衆

千夫即集雖勞無怨者後朝廷遣中官行視有司倉庫皆以虧折被罪公以能謹出納獨免州守代至仍司學事視廟學頹圮大修葺之又先時丁祭祭器輙假之民家至是始具秩將滿俄而漢府反罪人既得以濵比近坐不告反者師生數十人悉謫戍甘州甘逺在西北鄰夷地人未知學公至從游者衆教之如在東土時久而察其子弟材多可用諷部使者奏請建儒學已而諸生連起領鄉薦皆公之門人時岳翰林正忤旨謫居吏遣

其子瑗往從之游而邊人益知所向學矣公素好禮不以患難廢凡冠婚喪祭一遵古制而行武冑化之至治喪不用浮屠者數家故公雖名在冊籍自巡撫重臣而下遇之必以賓師禮有詢及邊事者輙能言其利害所以補益於籌畫者尤多也公之才具蓋如此凡居甘五十餘年胸中浩然不戚戚於廢弃獨族屬墳墓之思未嘗一日而忘於懷痛其母以憂患卒於濵葬具簡畧不遠數千里至其地改葬之以族人散處爲之譜圖以示子

孫使知其所自出其惇本爲孝又如此則豈特其才具可稱而已因竊論公少居學職若無所施爲於世一旦遇變故遂能完一州之民其德亦厚矣然卒被罷去使人不能不疑乎報德之差至其後也身見其子登科第列官于朝而以高壽榮被封典若天固延其年以待者則報德之理固在孰謂天道果不可信哉公既卒以道遠不能反葬于汴乃以卒之某年某月二十一日葬于甘城南原子孫於是世守之而甘之有陳自公始也公

娶李氏繼娶黃氏金氏而金氏以生瑗貴贈安人子男五人曰玘曰玹曰珣李所出也曰璪黃所出也其季即瑗也玘玹皆卒女二適嚴震劉玘孫男六人玘之子曰宗曰宇璪之子曰思永思其思敬珣之子曰思恭孫女六人曽孫男一人是為表

樵隱翁墓表

呉江之東十里有龎山湖湖之東龎氏居之誌曰山以龎氏而名爾龎氏之先有曰千二公者自河南從宋南

渡至蘇州遂為吳江人翁諱友諒字彦孚曽大父福一大父壽之俱以高年終父子安善士也母朱氏翁生既壯敦孝友之行父殁竭力事其母務適志意佐其兄友直治家家益振及掌鄉税税無不給者後其家以富民起實京師即代其兄以往已而念其母不置具疏陳情遂得歸士大夫作天錫歸養詩以贈之而翰林張公士謙寔序其首歸十年母殁時翁年亦高矣居喪致哀人以為難性剛直而慈厚鄉人有忿爭多能分辨其窮乏

者亦多周給之不吝治家嚴肅子孫遵行其訓無敢違者縣大夫歲行鄉飲禮翁必預景泰間吳中大饑朝廷初行勸分之令翁出粟若干石獲受仕者冠服以榮其身既老曰吾志不在是也乃自號樵隱以見志其年八十有四無疾而終預相地于甘泉里治生壙構屋于旁守之仍置田百畝以供祀事其明遠又如此至是葬其地焉翁生于永樂己丑正月二十日卒于弘治壬子三月十一日葬以乙卯十二月二十四日娶鈕氏先卒

子男二人曰鑑曰鏞皆義官女二適丁參成讓孫男五人曰瀚曰浤曰濟曰潡曰漢女八適吳森沈濬淩溥顧紳范承憲錢文吳洵練元良曾孫男四人曰傳宗曰繼祖曰紹宗曰紹裔女三人鑑鏞既治葬事來謁拜曰惟先大父之葬辱故國子祭酒李忠文公表其墓今不幸有先人之喪敢介友人朱君性甫以請期必得一言以刻墓上予重其意乃據事狀敘之系之以詞曰

湖之水兮漣漣納衆流兮灌良田繄斯人兮行世澤與

湖水兮不涸以息嘅鹿門之既遠兮出有後人不遺以危兮子孫益振享高年兮樂吾真葬必于鄉兮在湖之濆湖有山兮鬱數里之在望表幽墟兮庶斯人之不忘

家藏集卷七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家藏集卷七十二至七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賈　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臣張　培

謄録舉人臣吴壽朋

家藏集卷七十二

明 吳寛 撰

墓表一十首

杜東原先生墓表

先生諱瓊字用嘉姓杜氏蘇之吳縣人以成化十年十月二十六日卒葬既十年其里諸生吳寛始克表其墓曰先生余世之隱君子也學求在於為文而已行修家

庭而倫理藹然以厚教不止於授徒而已化及鄉閭而風旨超然以高色清而夷凡賢愚不齊之人皆可與語然為塾師以其僕一言之慢即日歸家而不可留其守道也甚介行和而易凡巉絶難繼之事有所不為然毋病醫藥弗愈則刲股作糜以進其為孝也甚烈姉老而敬事之不衰有類於燎鬚師没而哀慕之無替必為之制服孩提不苟取故囊無不義之物白首猶慎交故坐有必端之友至於地侵於鄰而不争金盗於僕而不問

又其事之瑣瑣者蓋當宣德正統間天下承平求賢詔下士之有一行一藝者皆得薦于守令先生顧以母老力辭守令問知其所欲也卒用旌其母之節而不敢強其仕遂以隱終身所謂隱不違親貞不絶俗者先生其近之故東海徐太史以中行之士與之者以此則先生不謂之君子哉惟昔東漢之世仕者固不暇論矣若危言激論以貶人刺世者每不得全其身至深藏遠引而食力養親者亦足以遂其志故郭泰雖賢於范滂不免

近於俠周燮若亞於黃憲終不失於高後之論先生者其必有以識之矣先生得宋朱長文樂圃而家其旁自號東原吳人因稱東原先生卒年七十有九三子能世其儒業其登鄉貢者曰啓寛辱先生愛慨先生之没而不可作也用表其墓且以慰吳人之思云爾

太醫院御醫劉公墓表

公諱毓字德美姓劉氏其先金陵人也高祖季德遷于蘇州始為長洲人季德生翰卿翰卿生公威公威生弘

遠弘遠生公公生甫一月而孤母徐氏抱公鞠于外家以長初從徐姓徐故居藥為業凡本草所載公少已習知迨長母擇業以授獨謂醫可教也遣之從學盛御醫啟東盛之醫出王仲光韓復陽而二家又本朱丹溪其醫所從來既正公學之更勤歲久涵蓄精贍出以治疾牽中其法慎攻擊以培養本原為主有言其奏功若緩者不為改曰吾之得於師者如此然人竟獲生至不可生者他醫見其勢未劇方投藥而公已憂形于色曰此

則吾所不能治者也已而果然公性和平謙厚未嘗以危言恐人而規利亦未嘗以奇見自負而邀名故人皆服其徳以為不可及公自少恬淡不慕仕進一日朝廷下吳中悉起諸名醫公當行適歳且暮有司趣上道不得已衝冒風雪至京衆不任勞苦咸嗟歎時公年已高亦不戚戚也既入太醫院為醫士尋選入御藥房時稱得人憲宗純皇帝方在位俄命諸醫用藥公蔽于人不得薦用薦用者藥不效始以公名上乃得召見已而聖

躬獲安自是上因識其狀貌將官之竟爲人敝不果後其人以罪去始授御醫三年考最賜敕進階又六年公自顧年益高曰布衣終身吾志也今既得官且老矣可以止足矣况後輩林立尚可與之爭進耶遂上疏乞休致同列知其志不欲仕故尼之疏再上堅卧不起卒得請而歸他日上復思之顧左右問故白鬚老人安在耶其得乎上者如此又二年以疾卒實弘治戊申六月二日也享年七十有二公氣貌清雅語音琅然治家儉而

中度論事正而近情接人和而莊詳而無偽平生事母甚孝以母少則守志教之成立作堂奉之表曰慈節至以名其子以示不忘好讀書謂惟此為有益也因以益齋自號士大夫重其為人皆以益齋先生稱之嘗買田里中築室曰景陶杖屨往來情與感發往往託之賦詠云配蘇氏子男三人曰慈能傳其業後一月卒曰節府學生曰奉先卒女二人長適張翼次尚幼孫男四人曰祖徵曰某曰某曰某女二人曾孫男一人初公以先世

葬吳縣鴈蕩村頗隘取容土築之令僅容其棺曰吾忍去此而他葬乎至是節以卒之年某月某日葬公既有志其墓者乃復請予表之予與公有斯文之好公之歸吳每懷思之而賢智其人不已盖自今上改元大舉黜陟之典凡以醫仕者多見裁抑人始羨公乞身之早莫不高之夫好進之徒無所不至然其後鮮有不敗者惟公初以守己之堅故進之則遲及既進矣其中實有不樂者此其終見事之明而退之亦速也老子曰知足不

辱知止不殆公既有焉則以公為醫師者豈非知之淺者乎夫出處大節世多未善吾是以取而表之

南京太醫院判周君墓表

弘治二年二月辛亥原巳院判卒于南京後二十日訃至士大夫凡識原巳者咨嗟之聲相屬至有垂涕者其不識者問知原巳為人亦曰是宜悼惜者之多也當其病甚亟欲歸吳中一見父母竟不及行而卒於是其友李貞伯為治殮具後五日子壻陳鍵扶柩至家又七月

將葬于吳縣沙涇村以宜有文表其墓也陳玉汝則請於予嗚呼予與原已有交親之好非淺其文豈待請耶第有不忍為者然度原已望我者在此乃卒書之原已初名經更名京後又更名庚號菊田幼即穎異從塾師學書落筆有法而詩則得于舅氏閭丘賔用之教為多迨長益好學每夜五鼓輙起誦習居諸生中如無能人及見其述作知其所蓄充然也家本業醫不欲以醫名然醫亦無所不通又閱卷之士爭為舉子業多取科第

顧獨向古學殊無羨慕意盖將隱居養親以終其身知其才者則謂原已當自見於世無可泯焉一日太醫院奏下吳中徵醫士數輩中有原已名非所望也時太守丘公方請修郡志原已始乞入學就弟子列冀免不可得被迫遣上京人知其為儒醫也尤敬重之未幾選入禁中典御藥及數以醫驗始獲授御醫居數年以父母益老無兄弟侍養悲思無已適南京缺掌院事者衆推之乃擢院判以往至則公署久壊醫徒散逸空廨數間

而已原已慨然欲復舊規修葺一新藥餌畢具初其下
習為縱弛多怨言既久見其無私始皆歎服無敢弗執
役者原已為人慎密清雅狀貌癯然視之如懦夫中實
剛介不隨其擢居南京官亦美矣一旦意有不樂即欲
引去人力勸之而止平生動作不苟雖簡札細事未嘗
草率性喜為詩與知已者酒間賦詠終夕不倦其摘抉
古事敘述人情平實深秀語多絶俗每為詞林諸公稱
賞其自處歉然不以為能也然與之文者則慕其賢非

但以詩況醫乎哉其醫既為餘事至視人疾用藥必謹不取奇效故獲生者甚多亦不自以為能周之先鄱陵人也從宋南遷有為鈐轄使守嘉定者子孫遂為吳人自宋歴元代為醫官高祖曰繼周國初光澤縣學訓導曾祖輔治春秋能詩不仕祖𥅆尤深於醫父南承其業而名益著以原已貴封院判母閭丘氏封安人原已初娶陳某女再娶太常寺丞顧本女贈封並安人一女陳出壻即陳鍵其卒也年甫四十七嗚呼世未有不死者

死而可悲有如原已者乎蓋非特以不壽以無子之嗣續耳雖然古之賢者或天亦或無子若其父母皆老而衰相視煢煢則生者既無所託然後知死者之可悲也其可慰者死而無所望於人而致人爭惜之其名彰彰于世身沒而若存家斷而若續他人何以及此蓋繫乎天者無如之何亦惟求其得乎人者而已百世之下有知原已葬于是者尚相與護其墓也哉

素菴錢府君墓表

浙西有錢氏莫盛於海虞蓋多出吳越國王之裔然其間以詩書孝義譪然聞望久而不衰者則莫盛於昆湖之族也在宋既多顯人至元有曰希祖仕為玉山縣學教諭生諱甦者為人學博氣豪當國初以布衣上疏論星變高皇帝嘉之因命撰祭元幼主文稱旨欲留用竟辭歸以全其身人稱謙齋先生其仲子中得娶趙氏宋宗室後是為府君考妣也府君諱完字汝周别號素菴少孤能守先業與弟公達恊力治家家益拓以大事母

視其意所在即承順無違其外祖母既老而舅氏時中更喪明母竊憂之遂迎養于家以終天年而時中有子復為買田築室居之每念世父迪少即代父死于法而無後以傳曰凡吾子孫所以有今日者以大父之幸存也特買田百畝俾後人祀之勿忘其罷局深濬果毅多籌畧郡縣推長田賦事既克舉民不告勞以地瀕湖數遭水患嘗募民築堤捍之數年皆成腴田坐享其利故自守令而下有事輙謀之府君而名譽益起里有爭訟

者往往就質固有越竟而至者矣好為義事故都憲思菴吳先生小學集解成謂是書有補於世甚大亟命工刻之蘇守金華朱公方創社學郡中歲出米三十斛以助子弟之費其餘鄰里親戚之家貧窶患難所以周給之者尤多蓋又嘗輸財助邊得賜仕者冠服以榮其身云府君娶王氏子男五人曰昌封監察御史曰瞪浙江都司經歷曰昉曰昇曰昆鄉貢進士女四人適王震秦槚張汝嘉夏偉孫男十一人曰承德監察御史曰承芳曰

承恩曰承美曰承源曰承惠曰承憲曰承意曰承緒曰承智曰承顔曽孫男二人曰稑曰秬府君卒以景泰庚午十月二十三日享年五十有九以明年三月三日葬于虞山先塋時既有銘其墓者矣後三十六年為成化丙午御史君奉父命請予表于墓上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況海虞繁雄之地乎如府君之為人行義足以庇乎里閭而無不懐才諝足以動乎郡縣而無不信雖謂一鄉之善士可也蓋其先世孝義之澤如此獨

惜其終於田間不少見用於世而後人科第仕宦方顯於時卓然為昆湖之族非府君有以遺之乎吾是以表之

耕隱翁墓表

翁姓徐氏其先長洲人也國初從實南京永樂間從駕再從久而還鄉故今又為吳縣人翁初諱某更諱有賢字元僅少值父母俱喪與其伯兄松菴府君其仲天全先生相友愛以天全起甲科為儒臣曰吾可不求仕也

遂以家業自任方還鄉盡力築室以居既完而𨻶悉讓其兄乃即其後隙地別築焉當是時翁衣食尚未足始往來湖湘閒服賈久之不復出則買田課耕日與農夫同其勞苦不恤也因自稱耕隱翁及所蓄既厚然未嘗侈用以改其初而時出所有以周給人後更應詔輸粟助邊得授承事郎以榮終身翁貌清癯雙目炯然性多能尤善鑒古罷物與人處和易可親脕節益脫畧世事頗好散誕居田野閒或經月不冠賓客至輒陳尊俎歌

古調以樂之脩然物外人也其生永樂庚寅二月二十七日卒于弘治己酉十一月十九日享年八十曾祖文禎祖子復父孟聲俱以仲兄貴前贈武功伯曾祖妣某氏祖妣某氏妣丁氏俱贈夫人翁配高氏有內助功子男二人曰世英娶王氏曰世傑先卒娶張氏女一人適楊㶊孫男五人曰美中曰美德府學生曰美輝曰美恩曰美質女四人適湯傳柳介蔣煒其一未行曾孫男一人曰亨衢女六人初翁預治葬穴於吳城西珍珠塢書

來請記予未暇作及是翁卒其子世英復以書來曰不幸先人至此奈今葬有日惟表墓宜有文顧述之以終先志予與徐有姻好知翁為人之賢他事雖不書可也獨得其一可書者方天全仕于朝以天順初功至封伯爵貴顯已極一時所與同功者卒乘勢引拔人雖廝役倚以得官翁時侍其兄居京師何所不得顧閉門退縮竊以為憂而天全竟為同功者所誣陷已而其人事敗而死則天全自謫所賜歸矣彼冒功得官者皆從之被

黙而翁則無事也蓋兄弟徜徉鄉里相聚而樂者數年識者竝賢智之此固翁之所為可表者而事狀之所不及者歟

江西安仁縣知縣致仕謝君墓表

江西安仁縣致仕謝君卒以弘治元年正月四日巳而其配金孺人亦卒則三月十九日也其孤麒等既擇明年八月二十六日合葬于長洲縣陳公鄉奉字圍之原使人北來奉狀求表其墓蓋以予與君交久故爾君姓

謝氏諱縉字朝用別號履菴世為長洲人曽祖子華祖貴宗父思信思信娶同里茹氏生君君少從里師學在諸生中頴異不羣稍長出游江湖間或勸之曰子尚可學也始悟而歸謁見郡守況公遂補郡學弟子貟治易甚勤顧屢舉于鄉不偶始貢入胄監居數年授安仁知縣至則先舉廢政數條而尤以興學校為事士有文行者輒優禮之更作彌高亭示人以向道之意先哲李侯菴邑人也取其遺稿板刻以行一時文化流行諸生感

慕多所成就君爲政尚忠厚不以聲色立威然民亦不敢違令邑有宿逋召民諭之使輸不施榜掠未幾相率擔負而至國賦遂完又嘗歲旱齋沐禱于神祠翼日大雨沾足邑人以君積誠所感翕然形諸歌詠盖居官凡四年民方愛之而致仕歸矣君素孝友初之官奉其母行或以母老沮之曰吾所爲欲得禄者正爲養親計耳今既得之而棄其親何以盡吾心哉卒奉以行所以養之者甚厚待選吏部時適值歲侵疏足食養民九事上

于朝多見施行而客居頗久舍館蕭然畧無愠色袁錦衣彬知其賢禮請為塾師袁雖貴傾一時未嘗藉其聲勢以取利也平生舉止端正步趨不亂而言詞清婉如恐傷人作書師歐陽率更楷正有法其運筆安閑雖累千字不誤卒時年六十九金孺人為同里諱得誠者之女性婉娩以勤慎儉約治内卒年七十二子男三人曰麒曰麟曰瓛麟長洲學生瓛早卒女四人計鏞王澳滕澤陳覲其壻也孫男四人曰同仁曰同義曰同禮曰同

智女三人惟古之長民者不以法制為急故曰平易近民民必親之又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是也如鄭子産所謂猛者竊恐其矯當時縱弛之弊故為是言不然猛豈平易愷悌之説乎予聞君之治民姁姁然視之猶子甚得父母之道使久任之其政必有可觀惜乎既去不盡所施至是不幸且没矣故因表墓之情乃著君為政如此以為暴戾者之愧云

隱士徐静菴墓表

徐之先為婺之桐山人後徙吴之洞庭山遂為邑著姓自其先好延郡中儒者為塾師以教子弟惟其重文雅凡四方名士游其門者不絶静菴自為童子得於薫染者既多故其學識廣而甚遠又洞庭在太湖上巖壑奇麗林木茂密為天下極勝處静菴上下登臨殆無虚日平生得於娱玩者既熟故其思致美而甚清發而為詩纚麗鮮新語皆可誦若西蜀晏鐸海昌蘇平輩一時所謂詩人也静菴與之倡和偃然不相下歳久積成卷帙故

劉文恭公實序之静菴諱震字徳重静菴其自號也爲人不獨以詩名其尊重不苟自守介然郡大夫歲行鄉飲禮雖屢請不赴也與人交情誼周至然非其人輒謝絶之篤於教子不令就生業以損其志常曰金帛之豈愈於學問之積耶家故有厚産不喜自奉槩斥以周貧乏有鬻田者必過與之直或以屋售後念其露居竟還之其直不復索葢其德之厚如此静菴既老掃一室左圖右史日静坐順神不預世事如是者幾二十年以弘

治三年閏九月初三日卒享年七十九配郭氏繼顧氏子男四人曰淮㴩漉潮孫男十人曰輅鳳麟輊鷃鸞隼餘未名女五人曾孫男五人女三人以卒之明年葬于其處淮等既求王諭德濟之銘其墓復求予文表之葢往歲予嘗訪濟之於湖上登高以望所謂洞庭者蒼翠深秀宛然在目且聞其中多隱君子以吟詠自樂謂異日往游其地必將訪之如静菴真其人已而今何遽卒耶豈其年已高固不可得而待耶若其詩或傳至京師

嘗畧讀數篇未暇深究而徒想其風致於湖山之間以表其隱操如此知静菴者其亦以予言為然乎

明故奉議大夫順天府治中顧公墓表

順天府治中顧公以天順六年六月十三日卒于官後三十年其配允宜人卒其子大理寺右少卿佐居憂于家適其子伯謙赴禮部試俾來告曰先宜人之葬既得今學士長沙李公銘其墓矣顧治中府君雖亦有銘之者然無文刻于墓上以表揚先德佐之不孝也惟吾同年

太常董公有狀幸念鄉曲之好卒書之予曰唯唯顧之先為吳著姓當國初以臨淮兵荒之餘詔徙民實其地而吳產為多故公之大父彥臯始自吳江徙居其地故今為臨淮人公諱震字啟元少游邑學治易有聲舉于鄉纍詘竟以貢入胄監久之授石屏知州石屏隸雲南民夷雜居最號難治公治以簡靜又以恩信結之其下化服俄以艱去服除改湖廣之安陸益以平恕皆樂親附境内患盜掩捕所獲不即用法必諭遣之已而無復

犯者居數年學校以修刑獄以清至倉廪實而凶荒有備廵撫大臣以公政績上于朝請加旌異遂蒙進階并贈其父時傑奉直大夫安陸州知州母駱氏宜人秩滿將去民攀留號泣作去思碑其得乎民如此於是吏部知公名特擢順天府治中食四品禄時屬縣永清隄決要兒渡役夫至數萬久不能塞工部尚書趙公謂公可用奏委之公調度有法不踰月而功成又官租累歲為豪猾侵匿見役里胥不勝追徵之苦公究其獘租足而

民亦安益公居官臨事不避難而尤以忠誠待人故所至皆有政績可頌故王忠肅公方在吏部將超用公而公未老已欲引去未幾遂以疾卒矣享年五十七公和易寛厚與物無競而自持不苟凡歷官二十餘年囊無遺貲卒之日僅足棺歛而已初娶殷氏早卒繼即亢氏並封宜人方公之官雲南時亢宜人以舅姑老而路遠不能就養請留侍于家旦暮孝敬備至俾公得盡心官事公性好施所得禄俸屢用以賙宗族宜人畧無難色

及其子佐嘗自刑部郎中出知河間就養于官僚佐諸妾皆來為壽宜人正色斥之曰汝為少婦安得至吾家耶皆愧服而去其卒年八十六子男一即佐孫男四伯謙鄉貢進士次伯諧次詰次識女一曾孫女一惟古之為善者恩德及于一鄉一里其家必興其子孫必盛盖報施之道當然耳至于循吏所以興且盛者尤甚盖其恩德之所及者尤廣不止于鄉里故耳予於治中公不之識獨覲大理君以清才雅操起為法官而伯謙益

好學有文行將取甲科而起前人思德不於此而驗乎故書以刻之

明故江西廣信府儒學訓導贈奉直大夫南京兵部車駕清吏司員外郎孫公墓表

公諱瓛字汝瓚號柳齋姓孫氏其先杞人也元季曾大父伯瑛官江浙録事司兵亂不歸遂家華亭大父仲恭父士達俱不仕公早孤事母沈氏盡孝稍長入郡學時蕭山魏文靖公分教于松愛公勤苦親以書授宣德乙

卯舉于鄉明年試禮部中副榜例授教職以母老慨然不辭遂授廣信訓導而奉其母以行時學政久廢公至嚴條約勤訓誨士類大興當鄉飲酒有貢士坐不以序斥之使下其人銜之後為考功郎適公秩滿赴部必欲修怨而公以丁母憂免服除不出人勸之曰向吾所以仕者為養母計今復何為乃閉户教其二子蕃衍鄉人有盡禮延為塾師者輙亦往赴盖專以授徒為事者二十年及衍擢進士第守深州公就養于官數以善政戒

飭嘗大書其室曰勤以補拙儉以養廉慎以免過惠以
得民人以為得居官之要衍用其教竟稱賢守成化己
酉九月二十日公以疾卒享年七十九衍奉柩歸葬于
鄉之蟠龍原合其母任氏兆公為人坦夷簡亮不立城
府於利尤無所好平生作書有法晚喜為詩有可笑集
藏于家任氏出儒官家為福建參政勉之女母曰姚宜
人性貞靜且孝事姑不違其志相夫治家能居貧守約
子女婚嫁皆不失時尤通書史數援引以教其子亦善

作書卒以成化辛卯十月某日享年六十九子男二人即蕃衍女二人適張朋焦簡孫男四人雍睦承德承恩女三衍後以治行著召為南京兵部員外郎三年以考績來告予曰先父母之葬衍忍哀自志其墓矣而墓上之文未刻乞書之言已其容甚戚及出其志文以示其詞尤悲予不忍讀也予謝曰子免喪久矣能不忘乎哀如此其將何以慰之於是衍考最蒙恩贈其父奉直大夫南京兵部車駕清吏司署郎中事員外郎母為宜人

乃畧述其事行而特書其恩典報之曰此可以刻于墓矣子之哀亦可以少釋矣

明故蘭州同知封儒林郎翰林院修撰錢君墓表

君諱和字用之姓錢氏元季高祖德以兵亂自桐鄉徙華亭因家焉曾祖實尚義任俠祖復喜讀書而於中庸尤精人稱錢中庸父昌娶同縣范氏生君少入郡學為諸生所推許作文務雄麗視進士第若不足取成化戊

子登鄉舉屢試春闈不偶其後子福亦預試歎曰吾尚
與兒子輩爭得失於場屋間耶即赴吏部乞一官始得蘭州
同知蘭隸雲南在萬里外人為君不堪慨然就行居三年子
福春闈廷試皆第一君聞之復歎曰兒子輩得祿可以
養我矣尚復奔馳絶徼以從仕耶即乞一公幹入京師
復赴吏部乞致仕竟歸時年五十二耳葢又三年受敕
封如子官而卒君初貧弱喪其父能極力營葬事母尤
孝性剛直少容岀見里人為不義事輙忿形于色及聞

毋名急趍命其容怡然也方去蘭州人謂夷方當不必拘文法以治有羅知州者與麗江木守以世官結婚上下相倚肆爲貪虐君繩之急羅不堪乃啗以利君正色曰天子務綏遠人正念汝俗恬殺人命我參佐州事以鈐制汝顧從汝欲耶羅知計不行欲挾木傷之君以詩投木木感動曰文士也不可君嘗催課自正供外不多取一毫羣夷德之浸聞于藩臬於是方參政憲林副使俊爭委以他州事及攝縣賦足獄平事辜以治鄉人曹

僉事時中慮君卒為州長所陷令署黑鹽井提舉司以避遠之曰此亦以利啗耶君至諭父老曰弊可除者幸毋我隱苟以賄及吾門者必罪先是井以潦乏鹽自君蒞事歲課益盈君之居官盖如此第不及久任人多惜之自君致仕與鄉里諸老月一會飲必至醉乃已醉輙歌呼以樂或規其放者笑曰事非若所知他日醉如故盖君以羣聚或及里閈官府短長故一託之酒以自全云其處世又如此君娶陸氏封孺人子男二長即福翰林

院修撰次祚鄉貢進士女二人長適徐翶次適太學生胡亨孫男一元女一孑與君有斯文之契久矣福於是以表墓之文來屬盖君居官有治績然在遠州知之者少及其居鄉曠達混于流俗其意之所在人亦知之者乎至其平日能教其子取高科列清貫以文學知名于世所以出於君之教者其事甚顯人則無不知者夫惟知之故其事可畧其所不知者則不可不詳也若其生卒歲月與夫葬地見於李學士賔之誌者盖畧不著

家藏集卷七十二

家藏集卷七十三

明　吳寛　撰

墓表一十一首

劉氏新塋表

長洲劉氏世葬邑之武丘鄉歲久族人益繁其地隘殆不能容於是承事君介之與其配汪氏相繼卒距其一里曰表巷始為新塋而合葬之葬之日寔弘治七年

八月九日也君諱澥介之其字號澹菴其先葢汴人有為黃州統領者從宋徙建康至元榷茶提領鍾山再徙長洲提領生處士元善處士生國初沛縣儒學教諭德讓教諭生贈中書舍人仲興中書生詹事府少詹事贈禮部左侍郎謚文恭鉉文恭四子伯曰澄叔曰泳皆早世仲曰瀚登進士第歷仕大理寺丞以陜西按察司副使致仕其季即君君以宣德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生於京師私第六歲喪母夫人某氏稍長向學後以父兄俱

仕于朝獨任家事已能服勞其出入用度善計量有無人稱有幹蠱才又能以勤儉自守所積既厚益不妄費其容止俊爽及居鄉里遇長上尤知禮遜人所以稱之者不徒治家而已平生雖事廢舉然教其子必業儒以繼家世竟有登鄉貢者以嘗輸粟助有司賑飢獲授仕服故稱承事君者其官階也卒以弘治六年四月十四日享年六十四元配王氏繼即汪氏諱守貞出唐越國公華後為翰林檢討其之孫光禄署丞晉之女少歸于

劉能執婦道以勤儉助其夫慈惠及其下自舅姑以下皆賢之先君一年以九月二十四日卒享年若干歲子男五人長曰橋早喪次曰梓曰桐曰榮曰栩桐貢士梓栩以輸粟榮以書藝俱授仕服女三人適韓勲黄經顧巖孫男五人庶㸃黙俅某女六人劉氏在吳中為衣冠舊族至文恭公以興學篤行為天子近臣憲副君復起自甲科為良法吏族人仕者尚累累有之家門之盛亦鮮及矣他人為子弟而無過者有幾如承事君雖不出

而仕然能保其家業不墜而益盛他人又有幾耶書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君其免乎此矣於是梓等奉賀憲副澤民之狀請文刻于石乃書以為劉氏新塋表云

怡隱處士墓表

處士姓華氏世家無錫為江南望族其先自宋元而上見於前人之紀載者已備曾祖幼武有詩名祖悰韡考仲諱皆有隱德鄉稱長者仲諱娶顧氏生五丈夫子其三為處士諱宗壽字思源怡隱其號也家故多田富甲

邑中至國初悉散所積以免禍後仲諄再造其家能不自逸率其子若孫躬耕田間家復裕諸子旣應酬于外處士居家更助其父爲義事歲免私租若干斛不惟水旱而已又數推所入以周貧乏景泰間米價貴里人爭仰食其家顧所蓄不足即發藏金糴以繼之諸閉糴者感愧遂無乘時以徼利者先時其父誤坐法被繫刑曹伯兄思濟偕走闕下陳寃狀適染疫病臥寓舍危甚處士日籲天泣禱思濟竟起而父寃亦雪後父以天年終

諸兄弟始異居所以扶持孱弱排解忿爭者惟處士是賴處士身履儉德服食不求華美中既慎密尤有雅量犯者輒能容之其人往往愧服亦以長者稱云配鄒氏子男二人曰守吉守慶皆庶出女五人適惠洪鄒翰徐益錢祚蔡觀孫男六人曰煜煥爍煇炫勳煜爍俱以輸粟授散官女六人曾孫男七人曰謹誥謨餘未名玄孫一人女一人處士以天順六年九月十四日卒享年六十三是年之冬合葬于其鄉椿桂山先塋之次而故張

憲副節之爲之銘矣至是守吉復恨未有表墓者託其友夏御史德乾具行實來請蓋自處士之卒至今三十餘年矣門閭盛而愈高産業積而加厚其所從來者雖遠然非處士能繼其德何以致此今守吉兄弟既似其前人其後可見者又及三世使繼其德不已華氏之澤其有窮乎夫發揚先德固孝子之意而埀示後嗣又其意之深者故書以遺之

盛雪溪墓表

弘治八年六月十二日雪溪盛君卒享年六十七初君嘗觸熱過吳中予視其貌若瘁然謂老者當爾後數日訃至為之驚悼於是其孤虞等卜葬以是歲十二月十七日乃來求予文刻于墓上予素善虞而識君亦久知其所以為子弟及待宗族處鄉黨之事而福建布政使陳公朝用又君之知友也狀其事尤詳乃為書之君諱顒字時正姓盛氏雪溪自號也世世為常之無錫人當其少時父文珪客游嶺南盡以家事委君君治之甚優人

不知其父之遠去也後其兄時望登進士第授監察御史君即遣人迎其父歸曰奉養之具幸已麤給可勿勞于外矣數治具速故舊親侍杖屨于泉石間以樂之已而其兄以言事忤旨出知東鹿君馳書慰之曰兄所為者古人直道之事當益盡職為天子牧民仍歲致米物以為禄俸之助其兄安之治績卓異以循吏稱于時屢遷至陝西布政使再擢刑部侍郎君益思念不遠數千里兩往省視且留其子虞旦暮承奉于旁及其兄以都

御史廵撫山東得致仕之請君即後圃作方塘書院日奉以宴游其閒其所以為子弟者葢如此平生待子姪輩恩意平均女兄及其弟婦皆孀居周卹備至推及他人為義事不一人有善尤喜稱道其不善而相犯者亦能容忍襟度暢達客至飲噱終日有召之者即往必盡歡乃已其所以待宗族處鄉黨者葢如此自君治家田疇益廣室廬益完若與時之人不能忘情於殖産者然其高情逸韻與邑中文士登臨歌詠不以富貴為樂則

非人所能及也君之祖子實與其父文珪俱以其兄貴
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祖妣吳氏妣馬氏俱贈淑人娶
馮氏先卒子男二長即虞禮部鑄印局冠帶儒士娶張
氏次夔國子生娶卞氏女二適過鑑楊乾孫男一銓女
四許適楊旦陳鶯華泰其一尚幼在成化初邑人飢朝
廷行勸分之令君初輸粟授承事郎以榮其身比歲飢
益甚有詔輸粟千石者視軍功授官君慨然發廩得授
蘇州衛指揮使其亦可謂榮矣然士大夫稱之必曰盛

雪溪而不以官葢著其隱操也故作盛雪溪墓表以從

鄉人之言以順孝子之情云

梅友處士墓表

成化丁未恩詔下凡民年八十以上者錫以冠帶榮之

於是梅友處士新安程彦彬甫年八十二矣即日拜賜

于家鄉里以處士善人宜受殊典不徒高年而已也相

與稱賀不絶明年改元弘治乃六月十日處士無疾而

卒則又相與哭之皆曰善人亡矣諸孫穆宗等卜明年

十二月十三日葬于休寧縣黄尖嶺之麓既畢事相向而泣曰吾程氏世有名文以紀載先德有如先府君之為人可使没而不傳乎其季景宗乃自為狀圖其事俄以疾繼卒後八年景宗之姪慶其與其子慶琓痛其先志之未遂不遠千里趨吳中謁予言之故持狀泣拜哀動坐客予初辭之竟諾之然亦有所未暇也居數月則慶琓再趨而至以請予感其孝卒忍拂其情耶程氏世為新安人出梁將軍忠壯公後處士之族居富溪在宋

有曰卓者為本州學正曰驤中文武兩科為中書舍人驤有風節子孫以儒雅相繼鄉里至今以舍人稱其門其後曰存生僖僖生齊齊娶商山吳文肅公孫女生處士其諱尚質字彦彬自號梅友以純雅曠達重於鄉議而志古好文汲汲如不及然未嘗為矯俗要譽之事蓋程氏嘗十世同居處士力欲復之經營會計惓惓不忘先世有葬他郡者歲久已失訪求得之立石以識宗人今太常卿克勤作統宗譜貽範集率其昆仲所以助成

之者甚力一日家人不戒于火閱誥牒猶存餘無所問其於先世盖如此甞匾其齋居曰崇本以自志平居無他嗜好惟以敦行孝友為事以禮正家其容貌端莊儼如賔祭子孫侍立肅如也故雖鄉人無敢慢易者俗多尚氣而喜爭每深鄙之曰公門無一字此吾家法也子孫好學者則奬進之既老猶日課其學業不倦平生手録古人遺文至三百餘卷所編次有富溪程氏族譜十五卷鄉約一卷流芳集十卷林泉風月亭集一卷泉石

齋集三卷諸墓下項一卷其所自著曰崇本齋稿者又若干卷藏于家配吳氏出同里故家少處士一歲孝而克相子男七人振宗早卒播宗熙宗爲伯父後亦卒穆宗匡宗碩宗景宗女四人適汪康吳若鴻范顯護黃智相孫男十三人慶璋慶琪慶璨先卒慶瑰慶珠慶琰慶琉慶璣慶玕慶琇慶瑩慶班女十三人適吳世珉畢芸生吳鎣黃怡品孫式孫巖汪太弘黃瓚餘未行曾孫男六人侃倂傑倫儆佳女一狀所載處士事行甚夥盖景宗之

孝惟恐其父之美或遺耳予既取而書之而未敢必人之吾信也然狀謂處士初從竹野吳君游稱其博雅謹厚有前烈風晚與參議方公鈍齋蘇公相友善方歎其學行如是不沾一命而老鄉校蘇贊其行高益謹文老益工有古君子風度三人於處士有交親之契其所許與必當人其有不信也乎故復取以表之以慰其子孫之孝思云

明故中書舍人王君墓表

成化五年寛游南京得友一人焉曰王君允達其諱汶義烏人也王氏自宋以來號為儒家五世祖炎澤得朱呂道學之傳婺人謂之南磎先生曾祖褘在國初以文學事太祖高皇帝為翰林待制使雲南執節死義追贈學士謚忠文祖紳國子監博士考稌隱居授徒門人私謚孝莊先生後贈中書舍人母李氏贈孺人允達生禀特異志向甚端少孤思繼家學極其勤苦家素貧能守道自樂挺然無所降屈好古執禮篤行實踐不欲以文

士名然操筆爲詞章豐蔚可誦亦無忝其家既壯從鄉校貢上禮部卒以春秋登鄉舉遂擢進士第居京師癯然静退猶寒士也甞上疏乞就郡教授奉忠文公祀不遂乃授中書舍人遇事持正同官憚之居三載見有非其道進者稱疾而歸今上之初用賢圖治或薦允達可起而用部符下允達初不欲行郡縣與鄉人迫彊之道病甚曰吾决不能仕矣然獲至京師與故舊一見以死無恨未至五十里竟卒年五十七允達純孝人也自忠

文公之死博士君痛恨食不忍兼味孝莊如之至允達
已三世猶不忍改以忠文公宜廟食死所遺書巡撫大
臣為奏請于朝始秩于祀典又忠文公有續大事記在
蜀藩得板刻行世亦其志也居家作祠堂置祭田凡所
行禮參酌其宜其教人有法出其門者輙有可觀至所
與交皆一世名賢於情意最篤也其不賢者則疾之往
往面斥其過使無所容蓋其為人若隘而才則通處世
若迂而行甚直使其見於用則功必加於人澤必下於

世顧僅以行義厲乎一鄉一邑之間知允達者蓋深惜之其娶俞氏有賢行封孺人子男二長脩縣學生次仰女三長適貢士許塤次適龔澂一尚幼允達卒時為弘治二年十月四日葬以明年十二月六日今祭酒謝公既為之銘寛宜表其墓上以良友之不可復得也蓋夫而不能成文抑允達之賢人知之不必書惟其有不可及者則不可以不書也甞聞謝公言往年自台州往訪允達鄉人無少長賢不肖聞其名皆唯而立其學者即

其所居皆稱之曰齊山先生至不敢斥其姓又聞其友馬谷曰允達没門人迎柩于數百里之外將至親友又行數十里迎哭皆盡哀又各為位而哭于家蓋百數十人及其家長幼僮僕皆疏食如喪父母嗚呼允達之得此於人者其必有道矣故書以表之

明故江西上猶縣知縣鄭君墓表

君諱璽字仕信姓鄭氏世為浦江人自其先沖素處士綺合族而居至君為十一世曾大父得金華府稅課使

大父棟父旭皆不仕鄭氏世稱義門家範甚整然亦久矣君少入縣學為弟子能不失禮度稱義門子弟累試于鄉不偶循歲貢例入南京國學祭酒而下知其所出皆優待之而君亦自重凡諸生始入學必相出錢餽遺謂之班錢君獨不受歲餘歷事大理寺又數歲選授湖廣安化知縣安化山深地瘠民多負稅君勸富家代納而貧民始安未幾流移者多復業乃更蠲其役俾務墾闢能辯疑獄他縣有獄未決者上官亦多委君巡撫大

臣才之將奏調大縣俄丁母陳氏憂而去民留之未得
數致書問安否服除改江西上猶俗尚狡猾玩法侮吏
君先去其甚惡者而法竟行方欲設施而君病作以没
實成化二十二年九月十日也年五十二以明年十一
月二日葬于本里松林山先塋之次君勇於為義遇事
所當為者無畏縮態人有患難輙仗之往往傾貲以濟
親賢服善情意周悉與人言無所隱飾然逆其意者即
見於言面已而不復計其峭直如此其家自正統間遭

火厄堂宇蕩然無以合族君每愧恨自安化歸特出俸金先葺門廡數楹其志他日欲盡復舊規而行之則君没矣君初娶虞氏繼陳氏子男三人曰鏓曰鏓曰銛銛蚤卒女一人適東陽許儲皆陳出予游南京始與故中書舍人王君允達交允達數言同郡有鄭仕信者甚賢已而君至遂相好而信其賢不誣君之葬允達既為之銘其子鏓以予知其父不遠數百里來請文表于墓上於是允達亦卒矣感念疇昔為之泫然鏓亦賢如其父

鄭氏其將復興乎

永定知縣陳君墓表

弘治八年福建永定知縣陳君述職于朝道出上杭疾作而卒其年八月二十一日也年五十四柩至卜明年八月某日葬于吳縣桃花塢先塋之北其從兄俊與其弟怡率其子若孫來拜請文表墓其狀則君女弟之夫丘連州鶴所造也予與君有舊好聞君之喪方為之悼惜不已其能已於言乎君姓陳氏諱悦字宗理別號同

軒世家蘇之吳縣自其祖福建僉事祚以直節顯于先
朝祠于鄉賢而陳氏遂聞吳下父寧仕終新野王府鎮
國將軍教授亦篤行士也母徐氏生君長身脩髯偉然
如神為人嚴毅方正是非好惡無所詭隨人謂其有祖
父風教授君歷任歙縣及武邑校官君皆從侍家庭薰
染所得既多稍長入鄉學講議精博同輩爭推讓之視
科第若不足取竟以歲貢例補國學生居數年始選授
永定知縣永定在萬山中為閩之窮處自正統末以冦

亂增設險阻寨民冠不時發君初至即有警謂急則延禍故綏之而縣中卒無事先時無城郭可守始經畫材力以築民獲安居善決獄平恕不苛獄無究滯於是他縣有疑獄憲臣輙委之無不允當者君平生遇事必精審而行至行吉凶諸禮一惟僉憲公所定久而不改孝於父母事其兄宗德甚敬撫其幼弟怡尤有恩意嫁女必作戒詞一帙送之曰吾寒儒無以為裝汝能守此無忝家世即孝矣其教人有法多所造就而為文必以理

勝惟其困於塲屋不獲用也娶徐氏有賢行子男二人長炯娶徐氏次焕尚幼女二人長適龔烯次適查應臣孫男二人長麒次麟女一人惟昔功名之士抱其才猷欲見於世然不得其地與時未有能自見者如君之才猷亦美矣不知者一置之下邑已無所施為然他日尚有所冀也夫既仕晚而其壽止於中身則又將何所為哉昔僉憲公之墓予嘗從君之請為書其石今君不幸至此予故道其志之所以不獲信者表之

明故工部營繕清吏司員外郎致仕胡君墓表

工部營繕清吏司員外郎胡君致仕數年以疾卒于家弘治某年八月二十日也享年六十四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湯溪縣白杜山之原後二年其孤觳來請書其墓上之石其狀則君之友陳憲副粹之所造也予念君生既相厚則於其既没能忘情耶遂曰諾又數月觳復來請乃書以遺之君諱超字彥超自號耻菴姓胡氏初為衢之龍游人今割其地置湯溪又為金華之湯溪人

族大而盛號浙東名家曾祖德仁祖希華父宗韶希華隱居能詩宗韶有義俠風以君仕贈承徳郎工部主事母祝氏贈安人君兄弟九人少獨嗜學補縣學弟子員有賢名每鄉舉皆擬為舉首顧屢不偶遂貢入南京國學成化戊子試于應天府竟登高薦壬辰擢進士第觀政工部初授都水主事丁祝安人憂服除改虞衡主事凡二考始擢營繕員外郎未幾即乞致仕歸丁未用恩詔例進階一級給米四石人以為榮君為進士時藩王

及大臣有賜葬者工部委董其事事畢能郤餽遺已有廉名及授職分治通州河道竝河隙地多為勢家占據言于尚書卒歸之民京饟分貯通州歲修廩庾費用甚鉅稽究出入能除故弊工役畢舉平生見於官政大畧如此君為人樸厚無外好日閉一室以書卷自娛其學精於毛氏詩既壯猶從經師講議不倦以其學授人後多取科第而宗族子弟賴其啟發出而仕宦者常有其人性喜吟詠持筆運思頃刻滿紙既老且病不忘舊習

前卒數日猶以杜少陵之句為韻作述懷二十首而時事所感亦寓焉當君居官其年已踰五十仰承俯接重遲詳緩若不與英妙者頹然老成練達遇事自辦其職固不曠也惟君自重不求知於當道又不樂與新進少年爭進取於是歸休于家得以全其身樂其志以没此其可書者也君娶方氏有賢行封安人子男三人曰順蚤卒曰穀曰綬綬縣學生女一人適蘭溪縣學生郭時明孫男五人女五人

明故奉訓大夫定州知州劉君墓表

定州知州劉君初知處之縉雲秩滿吏部以君有政績將擢置憲職或言君長於牧民者遂授定州踰年以父喪去而君亦以疾卒弘治癸丑八月二十七日也享年五十七君諱竑字以規姓劉氏其先汴人從宋南遷有諱亨者家于常熟因家焉亨生善甫元常熟州判善甫生仲昇海道萬户仲昇生伯彰海道百戶伯彰生子謀子謀生宗實皆不仕宗實娶顧氏生君幼頴敏不好嬉

戲補縣學生專治毛氏詩刻厲堅忍期必取進士第成化乙酉登鄉貢屢試禮部不偶竟選授縉雲知縣民恃險阻往往以鬬殺為嬉或訟于官輒逃匿上司捕之急幾欲生變君始請緩之犯者卒感悟就獄特罪其首惡而連坐者盡釋人以為平有婦人殺其夫獄久不決君梵香告于神是夜夢一鬼散髮號泣言死狀明日坐廳事忽有旋風揚沙繞案引婦訊之果得其實人又以為明縣有銀課中貴督取民殊不堪君屢犯其怒所以捍

衛乎民者甚力當造户版民多行賄吏胥爲詭避計君
度田多寡分户三等自是賦役始均而奸弊息其惠政
既多歲旱禱雨輒應蝗不爲災人爭歌頌之縣在萬山
中故多寇警自君至境内晏然嘗有羣盜聚處山谷間
君遣人諭使之去盜曰我輩將往金巖假道于此劉侯
仁人也豈敢犯其境哉卒無事故刑部尚書彭公韶以
公事至浙御史王公暢亨巡按至知君賢文章薦之及
君去任民挽留不得號泣徧野有奔送百里之外者定

州土俗勁悍君革政以治先時戍卒每虐其民君稍以法繩之始皆知畏而民獲安其相訟者顧多質于州及武臣有自降將起者素狎侮州官至是亦皆慴服未久政聲流聞廵撫大臣遣人持羊酒奬勸之君居官以身勤事不求安逸而彊力頴志令必期行尤以清儉自持所至不挈家累惟二童竪隨侍而已家故殷富而自奉甚薄禄俸有餘别儲以備公費或以遺窮士有勸為家計者則引鄉里貪夫喪名者曰此可以為戒也故事守

令蒙旌異者必受恩典君旣擢州守遂格不行葢非制也君終身所恨惟此耳旣卒之又明年四月八日其孤岏葬君於雙鳳鄉進賢涇之北原謂宜有文表于墓上踵門稽顙以君之從弟鄉貢進士倣所爲狀請予固知君之爲人者乃按狀書之縉雲之政則郡人潘太守從民之請有文載其事立石縣中可據也獨惜君守定州不久久則可書者尚多其不爲古之循吏乎然即此亦足以傳矣故表之

故樂會知縣周君墓表

景泰甲戌四月六日廣東樂會知縣周君卒于官得年四十八樂會之人相與奔走悲號曰天何奪吾賢令之速也爭願買地葬君而築室以居其婦子其配樓孺人不可曰此非君之志也且如吾父母舅姑之老於家何於是其民聚土為冢歲時祀之以慰其思明年柩歸以十二月一日葬于長洲縣武丘鄉半塘之原後四十年為弘治乙卯六月四日樓氏年八十九而終將以明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祔葬其二子詒訓始來乞文表墓君為吳中前輩予雖不之識然與詒相好久知其父母之賢可書也君諱泰字景通自號訥齋少從邑人樓日宏先生學治尚書甚勤而重遲和敏與諸生異非特能文詞而已日宏察其佳士遂以女歸之既壯受徒閭門居市廛中謹謹不放時有師儒鄭德輝者亦厚德君子也人以君配稱之其業既精正統戊午以儒士舉于鄉再試禮部不偶授潮陽縣學教諭訓迪勤勵士子多所造

就秩滿考最始有樂會之擢人謂其地險遠爲君不樂
而君怡然之任至則以其俗陋專務教化民皆從之踰
年而君不幸卒矣棲孺人諱嬿字懿端出宋太師楚公
昇之後六傳爲鄉貢進士可先始自鄞遷長洲至曰宏
益業儒娶嚴氏生孺人通書史精女工尤有孝行當樂
會之歸抱其孤兒跋涉嶺海數遇寇難誓不受辱以死
自分竟完其家無事歸教二子詒亦舉于鄉爲嘉祥教
諭復享其養以老成化末恩詔下孺人年踰八十矣更

受肉帛之賜人以為榮二子長即詔興王府紀善次訓一女嫁吳佐孫男五璐壁琦璞琮女八曾孫男一女二夫君子之仕也不必考其政惟能得乎民則其政之仁厚可知君在海外未久設施不甚見一旦不祿而民至欲留葬其地此豈以勢力使之哉必有所以感之者也至於婦人之行不出閨門亦不必究其行惟能成其子則其行之嚴肅可知若樓儒人寡居時二子皆在提抱間使非其母教育之則身且不可保況望以科名祿仕

進為王傅而有光其先人哉是宜書以表之

思耘處士墓表

吳中稱儒家曰陳氏其先在宋忠文公堯叟之從父鄴始自蜀徙南康之都昌七傳至篆登宣和進士累官明州通判再徙星子五傳至洽咸淳鄉貢進士生仝仝生徵受學臨川吳文正公之門元末避兵于吳故今為吳縣人徵二子汝秩汝言並業儒汝言在國初為濟南府經歷生繼為翰林檢討儒行益尊學者稱怡菴先生後

祀于郡學四子長曰宗有文而早世娶陸氏三子處士其季也諱佃字世本自號思耘少孤學詩于從父孟賢得唐人法稍長出為塾師即善教後念母老居家治生資以為養故第在城西南有園池甚勝以族人衆作別業于虹橋日涉以樂更買田陽城湖上時往課耕不以為勞也平生旣業儒不失旁通醫家言至于通達世務量度生業有人所不能及者善談論娓娓不休而衣冠整潔動履肅恭儼乎儒者之風也凡郡中行鄉飲禮及朝廷有

纂修事處士必預焉其年七十以弘治丙辰正月十六
卒明年某月某日葬于吳縣薦福山先塋娶滕氏户部
尚書德懋曾孫有婦行先卒子男三曰謨娶張氏曰訓長
洲縣學生娶滕氏繼唐氏曰諫女四長嫁孫仁次許嫁
劉文毓而卒次嫁施顥次幼孫男五杲昉晳煦暟女七
予與處士交久比自京師歸復接其言貌未覺其衰也
終月不見則聞處士以病不起爲之悼歎諸子將治葬
奉鄉貢進士都君元敬之狀來請表其墓而處士有知

友信陽太守施君煥伯曰處士可表也遂書之

蕨菴翁墓表

翁姓錢氏為長洲名家出武肅王裔諸兄皆隱于市廛不仕其一為大寧都司幕官仕亦不顯其季即翁諱遜字叔謙蕨菴其别號也少游江湖間中歲屏蹟里巷至老益喜閒適翛然逸士也翁無子以家事悉付贅壻袁與竹堂僧暄公為方外交即精舍傍鑿池開圃數櫄親友往游烹魚煮笋日醉以樂或避暑竹林下脱帽銜杯

有六逸風致平生奉養甚厚市中新味人爭售之翁治以薦客亦不自享也故山西參政祝公與翁相好取顧愷之語特以蔗菴號之翁喜而受予昔為文以記然翁雖好逸樂未嘗從侈靡習至老其德固無悖其常者里人故敬重之郡縣知其賢歲舉鄉飲必致翁三賓之列不徒以高年也翁生永樂戊子三月二十九日卒于弘治甲寅十一月二十八日享年八十七以戊午三月六日葬於長洲高景山之原娶沈氏太醫院醫士孟本女

先卒女三適李溶朱瀕其一楊瓛即贅壻瓛有子釗冒錢姓爲翁後於是釗持鄉貢進士陳原會之狀來請表墓之文予與翁同里巷視之丈人行也言何足愛蓋自天下承平偃兵既久戴白之老所在有之其熙然自得嬉游如孺子宛然有康衢擊壤之意翁非其人也乎孟子曰王者之民皥皥如也然則敘翁之爲人亦可以觀世道也

耻齋魏府君墓表

魏之先出畢萬其後代為晉卿及分晉為諸侯以國為氏而散居南土吳之有魏氏蓋久矣在宋鶴山先生文靖公自蜀來有賜第在吳中府君以同出於萬故宗之曽祖文原祖徳父茂茂娶杜氏生君其諱昌字公美耻齋其自號也長身古貌寡笑與言布袍曳地質朴可重家當市廛中闢其屋後種樹鑿池竒石間列宛有佳致作成趣之軒以自樂故武功徐公參政祝公僉憲劉公時即其居為雅集屢有題詠沈石田居士寫之圖畫間

亦惟君之雅淡不汲汲以勢趨故士大夫尤愛之也君養親甚力平時食飲必親進又必問味可否母卧病數年侍奉不離左右或出外暮歸則急趨至前喘息未定必問安否初其祖有遺言百餘字皆所以訓戒其子孫者君能遵行之仍作堂名寳訓以示不忘予嘗為文以記而故李少卿貞伯特為書之壁間又可見其孝也弟公明任雲和訓導而卒君以故居讓諸姪至故物則俾其子謹藏之曰此先世手澤也君素博古凡三代以來

至于宋元踈物書畫多能辨識曰此出某時某人無差者喜為詩則得于其舅氏東原先生之所指授為多其年八十四以弘治乙卯七月某日卒又明年丁巳某月某日葬于長洲縣九都武丘鄉先塋其内弟南京監察御史杜君子開旣為狀而其子芳乃來乞文表于墓上予諾之盖數年前君遣芳至京師有壽壙銘之託欲執筆不果詎意延至君卒而為此文雖然君好文詞者雖不及見亦足以慰于地下也況芳之孝而欲揚其父之

美有不可已乎君娶陳氏先卒子男二人長即芳次蒙女四人其一以疾不嫁孫男六人曰某某女五人曾孫男女四人附書此于後併刻之

家藏集卷七十三